

論通學經

宗霍署



马宗霍 马巨 著

詩有三訓春秋說題辭曰在
志故詩之有言志也詩含神
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
民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
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志而
故一名而三訓也然詩之
志志之此以為詩人稟五常
託而假詩以見者也人心感
動情動而不已必發於聲而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有
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

中華書局

经学通论

马宗霍 马 巨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通论/马宗霍,马巨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1.5

ISBN 978 - 7 - 101 - 07750 - 6

I. 经… II. ①马…②马… III. 经学 - 研究 -
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8661 号

书 名 经学通论
著 者 马宗霍 马 巨
责任编辑 陈 殿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插页 4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50 - 6
定 价 30.00 元

古史考

此書之旨，在於考索古史之真偽，以正人心，而後進德。其法以經史互證，以子史參之。其書之體，以年表為綱，以事類為目。其書之辭，以簡潔為尚，以實事為據。其書之序，以先後為準，以源流為宗。其書之論，以是非為斷，以公論為歸。其書之末，以勸懲為戒，以垂法為勸。其書之始，以黃帝為首，以周官為終。其書之中，以五帝為本，以三皇為輔。其書之末，以孔子為宗，以春秋為法。其書之始，以黃帝為首，以周官為終。其書之中，以五帝為本，以三皇為輔。其書之末，以孔子為宗，以春秋為法。

書者古之史也。度其此起當在畫卦以後，而與書契同時。蓋人文

進化有臻無已。創制立事，日亦滋多。卦畫雖足以表象數，而為用

不周。故神農之世，猶結繩為治。及倉聖誕生，書契有作，然後百工

又萬品，以察庶業，不墜飾偽，不萌而記事。記言遂皆取始於書

契。故隋書經籍志亦云：書之此興，蓋與文字俱起。周官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孔氏國傳書序遂以此為書之託始。又引春秋左氏

傳楚左史倚相此讀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然周官但稱

皇帝，未指何代之君。左傳但稱墳典，未指何人。此作諸儒辨皇帝

既無定論，孔氏配墳典，恐亦臆說。惟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為之

首，而倉頡又正為黃帝史官。書契既成於倉頡，則以周官五帝之

書為指黃帝以下者，似尚可據。孔穎達謂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

此書之旨，在於考索古史之真偽，以正人心，而後進德。其法以經史互證，以子史參之。其書之體，以年表為綱，以事類為目。其書之辭，以簡潔為尚，以實事為據。其書之序，以先後為準，以源流為宗。其書之論，以是非為斷，以公論為歸。其書之末，以勸懲為戒，以垂法為勸。其書之始，以黃帝為首，以周官為終。其書之中，以五帝為本，以三皇為輔。其書之末，以孔子為宗，以春秋為法。其書之始，以黃帝為首，以周官為終。其書之中，以五帝為本，以三皇為輔。其書之末，以孔子為宗，以春秋為法。

羣經論畧

馬宗霍述

下篇

第一論易

言易者必言卦言卦者必言圖言圖者無不固神其說以為應運
而出竊謂上古草昧之時文明未啟耳目之所觸於物象者未由
以達其名心思之所感於事理者未由以宣其義有聖人者起思
有以達之宣之而未有其具於是仰視俯察體積天地自然之圖

用者未入也精而後以手入之區
見物於心之區也精而後以手入之區
見物於心之區也精而後以手入之區

以順應人羣自然之需乃作為卦故畫者實卦之蒙形卦者又文
字之初質也既為文字初質則謂各經皆出於畫亦無不可故鄭
玄云六藝者畫所生也然自卦畫既成奇偶相疊而生數焉短
長相雜而成文焉變互相推而著象焉文成而事立數生而理廓
象列而物顯而後心思耳目之所感觸者得是以濟後聖繼作更從

馬宗霍先生手迹二

第五論春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五

春秋

春秋之書也。其書同用而異其例。書雜記言行。書則銜以年。月。慎子曰。春秋往事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經世者。猶云世編年志者。古文識字。即史官之所記也。孔穎達謂其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左傳昭二年。韓起聘魯。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記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名。實則不僅孔子以前有春秋。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為夏殷春秋。則周以前已有之矣。蓋春秋既為史之通名。自不必限於一代。一國。據周世法。各國皆有史記。意必同名。春秋。故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又明鬼篇。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孟子曰。

春秋古之史也。其書同用而異其例。書雜記言行。書則銜以年。月。慎子曰。春秋往事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經世者。猶云世編年志者。古文識字。即史官之所記也。孔穎達謂其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左傳昭二年。韓起聘魯。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記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名。實則不僅孔子以前有春秋。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為夏殷春秋。則周以前已有之矣。蓋春秋既為史之通名。自不必限於一代。一國。據周世法。各國皆有史記。意必同名。春秋。故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又明鬼篇。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孟子曰。

禮之為言體也履也經也宜也總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使
萬事合於道理自各當其宜矣至禮所由生有主生於性者謂人
之性稟之於天而無不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道故聖人順其
性而制禮以養之此孟子之說也有主生於偽者謂人之性惡生
而有欲之而不得則不能無求使順其欲而遂其求而無度量分
界以限之則必出於乎奪而歸於暴故聖人必制禮以矯飾人之
情性而正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使欲不窮乎物物不屈於欲
此荀子之說也有主生於情者謂性者天之命也無不善也情者
性之動也發而不必皆中節也惟聖人得性而不惑故能盡己之
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參天地之化育百姓溺情而不知其
本故有終身而不自觀其性者聖人以先覺之資此以必制禮以

第四論禮

禮之為言體也履也經也宜也總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使
萬事合於道理自各當其宜矣至禮所由生有主生於性者謂人
之性稟之於天而無不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道故聖人順其
性而制禮以養之此孟子之說也有主生於偽者謂人之性惡生
而有欲之而不得則不能無求使順其欲而遂其求而無度量分
界以限之則必出於乎奪而歸於暴故聖人必制禮以矯飾人之
情性而正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使欲不窮乎物物不屈於欲
此荀子之說也有主生於情者謂性者天之命也無不善也情者
性之動也發而不必皆中節也惟聖人得性而不惑故能盡己之
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參天地之化育百姓溺情而不知其
本故有終身而不自觀其性者聖人以先覺之資此以必制禮以

前 言

《经学通论》依据先君马宗霍未完成之遗稿改写而成。先君于1936年出版其《中国经学史》后，旋即着手撰写《经学通论》。计划中之《经学通论》分“经学简史”与“群经略论”两部分。“经学简史”之部大致完成，内容与已出版之《中国经学史》基本相同。“群经略论”之部则尚在草创阶段：资料收集尚未完毕，评述与考证尚未展开。无奈抗战爆发，流离颠沛，生活艰难，图书不便，无以完成。尔后先君学术取向转至经史古籍之考据，先后撰写《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淮南旧注参正》、《墨子间诂参正》、《南史校正》、《论衡校读笺识》等，于未完成之《经学通论》手稿竟未复措意。晚年言及，颇为憾。

如今中国学术全面振兴，社会对经学之兴趣油然而起，先君旧作《中国经学史》亦多次重新发行以应需求。然《中国经学史》不仅为文言写就，段落安排亦欠分明，于读者诸多不便；复因欠缺“群经略论”之部，未足以应读者深入了解经学之需。马巨遂不自量力，整理、续编、改写先君遗稿以成是书，庶几于振兴祖国文化遗产有所裨益焉。

全书分“经学导论”、“经学起源”、“群经略说”、“经学简

史”四部分。“经学导论”简略介绍“经”与“六经”之说的来龙去脉。“经学起源”介绍孔子其人其事其学，综核秦与儒学之关系，并从而推断秦代实为官方经学之始。

“群经略说”分九章，逐一介绍、考证、评述《书》、《诗》、《易》、《春秋》、《礼》、《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经之来历、内容与演变。置《书》于首位，因《书》中可靠内容之年代最早。置《易》于《书》、《诗》之后，因《易》之卦图固然早出，其文字解说则恐晚于《书》、《诗》。置《春秋》于《礼》之前，因《礼》所记，并非孔子鼓吹之“礼”，而实为春秋时代所谓之“仪”；《礼记》乃汉人所辑，而《周官》来历不明；故所谓“三礼”者，皆不如孔子编纂之《春秋》更合“经学”之名。《尔雅》之视同为经，固早于《孟子》，实为读经之工具而非经术之作，故置于各经之末。

“经学简史”分六章：西汉与新，合为一章；东汉与三国，合为一章；两晋与南北朝，合为一章；隋与唐，合为一章；宋、元、明，合为一章；清与民国，合为一章。以往论经学历史者，大都以两汉、魏晋为段。王莽于经学之发展与演变，意义皆极其重大，而王莽对经学之影响，始于其执汉之政而先于新之建立，故西汉与新，就经学历史而言，难以分割。反之，东汉经学并非西汉经学之延续与继承，故合两汉为一体而忽略新朝之存在，其实不妥。曹魏之经学，大抵为东汉经学之绪余，而两晋与南北朝，皆处玄学大盛而经学式微之世，故合三国于东汉，而并两晋于南北朝。

先兄马雍所撰《尚书史话》，于《尚书》以及《尚书》学之源流，考证翔实，其前后两“伪孔传”之说，言前人所不能言，尤为

精辟。“群经略说”之“书”章，即节取其《尚书史话》而成，仅个别之处略述不同之见而已。

《经学通论》脱稿之后，承家兄马志谦校读一过，谨此致谢。

马 巨

序于大洋彼岸之柞里居

时维处暑，岁在庚寅

目 录

前言	1
1. 经学导论	1
2. 经学起源	15
3. 群经略说	47
3.1 书	49
3.2 诗	89
3.3 易	111
3.4 春秋	130
3.5 礼	155
3.6 论语	177
3.7 孝经	193
3.8 孟子	199
3.9 尔雅	203
4. 经学简史	207
4.1 西汉·新	209
4.2 东汉·三国	245
4.3 两晋·南北朝	259
4.4 隋·唐	273
4.5 宋·元·明	287
4.6 清·民国	306

1

经 学 导 论

1.1

所谓经学,简言之,即传授与研究儒家经典之学。

所谓儒,在上古之时本是巫、史、祝、卜的通称,尔后成为孔子学术流派的专称,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又逐渐演变而成读书人的通称。

巫、史、祝、卜,其所执掌,细言之,虽然有别,要言之,则不外乎沟通天地神人。所谓沟通天地神人,也就是原始宗教之所事事,比如天旱而求降雨、人死而祈安魂、庙算胜负、龟测吉凶等等,皆其所司。自从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天旱而求雨成为社会最为重要的需求。“需”字从“雨”、从“天”,象征雨从天降,正求雨之意。作为一般“需求”之意,当从“求雨”之意引申而来。“需”是“儒”的本字,“亻”旁后加,用以区别求雨的行为与求雨的人员。换言之,所谓儒,也就是求雨者的意思。巫、史、祝、卜的执掌既然包括祈神求雨,因而得以通称之为儒。章太炎《原儒》:“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鹩’,舞旱者以为衣冠。鹩冠者,亦曰术氏冠,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章氏所释“儒”,大抵也是求雨之意。征引“鹩”字之意与庄子之言以为佐证,尤其精辟。或以为“需”的本字从“雨”、从“人”,象征人待雨,与求雨之意相合,亦通。

就今日的观点而言,儒所执掌,难免愚昧无知、荒唐不经之

讥。处上古之世，则绝对不然。扬雄《法言》：“通天地人曰儒。”所谓“通天地人”，就是兼通自然与人类社会。《周官·天官》：“儒以道得民。”所谓“以道得民”，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而为民所信服。两书所云，皆儒曾总领学术知识、引导文化潮流之证。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虽属上古传说，未必可尽信，然据以推测帝颛顼乃是集巫术与王权为一身的领袖，亦言之成理。自帝颛顼以降以至于商，巫、史、祝、卜，始终在文化与政治领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周人对鬼神的信仰热忱似乎不如商人，故周取代商之后，巫、史、祝、卜之政治地位渐趋下流。巫、史之功能亦渐有别：巫主祈福禳灾、吉凶祭祀，史掌君主言行之记录与邦国文献之编撰。

自周以降以至于今，史的名称或有变更，其所执掌则始终存在，巫则每况愈下，渐渐不可与史同日而语。据《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治邺之时投巫于河之事可知：至少在战国之初，巫不仅已非朝廷命官，而且已经沦为江湖黑道。西门豹之治邺，上距孔子之死，不出六十年。巫之从朝廷命官沦为江湖黑道，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致。由此推测，巫的政治势力与地位在孔子之世想必早已彻底沦丧。《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礼与乐，皆因祭祀仪式需要而兴，属于巫的执掌范围。所谓“礼乐废”，正是巫在当时已经沦亡之证。儒术的核心，原本在祈福禳灾与吉凶祭祀而不在文献编撰，因而不妨视巫的沦亡为儒术的沦亡。

《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三十五岁之时避难居齐，齐景公有意用孔子，因晏婴如下一席话而止：“夫儒者滑稽而不可

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晏婴所言，亦可证儒术在孔子之世早已不合时宜。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所云，也是儒术之势在当时早已灰飞烟灭之证。

儒术既然早在孔子之前沦丧殆尽，孔子为何于儒术情有独钟？《论语·述而》：“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可见孔子自以为出于生性好古。如果进一步问为何生性好古，或者可从孔子的家世寻得答案。孔子本宋微子之后，宋微子为商纣王之庶兄，周灭商，封微子于宋以继商之社稷。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死之前对弟子子贡道：“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之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死前对子贡的这席话，显然不仅是吩咐子贡以商人的葬礼殡葬自己，而且也分明表明自视为商人之裔。儒术在商代大盛，至周而渐衰，孔子既然自视为商人，其对儒术之深好，或当出于对其祖先文化遗产的追寻。

孔子虽然终身鼓吹儒术，晚年更致力于修补与校订残缺不全的先儒著述，然而孔子与先孔子之儒毕竟有别。区别何在？《马王堆帛书·要》：“子曰：‘……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孔子所谓之同途殊归究竟何所指？从《论语》可以窥见一斑。《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既然认为儒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可见孔子并不从道

德上于儒家表示认同,只不过视儒术为一种可取的职业或者技能而已。此同途而殊归之一。《论语·雍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以上引文足证孔子之不信鬼神。通鬼神为儒术之核心,而孔子弃之;《诗》《书》礼乐不过是先孔子之儒通鬼神的工具或附带产品,而孔子取之。此同途而殊归之二。要言之,自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大抵以鼓吹仁义、礼治与传播《诗》《书》为主流。仍旧以通鬼神为其学术核心者,从而被别称之为阴阳家,虽然所谓阴阳家者,其实本是儒家之正统而且大都依然自视如此。

1.2

所谓“经典”,在如今为“权威性著作”之意。在古代,其本意不过是书籍之通称而已,既无权威性可言,亦不得为儒家所专有。先秦非儒家而称“经”的子部著作屡见不鲜。比如,《管子》有“经言”九篇;《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章;《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列子》又称《冲虚经》,皆非儒家经典。但凡论及国家制度、地理沿革之作,亦例称经。例如,李悝的《法经》、作者不明的《山海经》及《水经》等皆是。后代杂著而称经者,例如假托师旷之名的《禽经》、假托伯乐之名的《相马经》,以及论茶的《茶经》、说棋的《棋经》、品酒的《甘露经》、